



我曾

耳东兔子 作品

在时光里
听过你

下册

她从来不曾跟他索要过什么，
快乐就跟他一起分享，受伤就自己躲
起来，慢慢舔，还真像一只小猫。

青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我曾
在时光里
听过你

[下册]

耳东兔子
作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第十三章

苏盏没动。

男生笑了下：“怎么，要我拿身份证吗？”

苏盏心里虽有些不满，但顾及徐嘉衍的面子，又不好说什么，转身回了厨房。

徐茂这人毛病有点多，王子病、没什么礼貌……觉得全天下自己最帅，走在路上，但凡是瞧见一点反光的東西都要照个半天。徐茂的父母都是普通公务员，思想跟徐国璋一样，保守、故步自封，或者说徐家的亲戚都是这个德行，特别是对徐嘉衍的职业，抱着相当大的成见。

徐茂坐在沙发上跟Byron玩了会儿，随后又开始参观起房子来。

装修基调黑白灰，瓷砖大理石居多，冬天地上铺了层地毯，家具都偏向冷色调。徐茂站在电视机前研究起壁画来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画得不少钱吧——”

苏盏听到一些细碎的，但没往心里放，专心研究菜谱。

徐茂来到厨房外的小餐厅，盯着酒柜上头俩古瓷花瓶直瞪眼珠子：“这两玩意儿也不少钱吧？想不到打游戏还挺赚钱的。”

那俩古瓷花瓶是徐嘉衍刚搬进来时沈星洲送的乔迁礼，关系好，也舍得送。

苏盏端着刚煮好的肺汤出来，徐茂回头，嘴馋，走过去就往嘴里捞了一口。

苏盏：“……”

下一秒，徐茂皱眉，五官都快拧成一团了，呸呸两口：“你往里面放了什么？”

苏盏：“……正常的配料啊。”

徐茂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菜：“我哥平时就吃这个？”

苏盏把碗放下：“……很难吃？”

到底是嫂子，徐茂还是有些顾忌，委婉地表示：“反正不是很好吃。”

苏盏自己尝了口，还真的挺难吃的，索性又端回厨房。

徐茂也跟在后面进去，苏盏站在洗手池前，他走到她后面，靠着流理台，抱着双臂问：“你真是我哥的女朋友？”

苏盏没理他，把菜倒了，自顾自洗碗。

徐茂哼一声：“哎，那你知道我哥打游戏一年能赚多少吗？”

苏盏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骗人的吧？”徐茂挑着眉，不信，“这都不知道，你不会是我哥请来的保姆吧？”

苏盏瞪他一眼，徐茂也不理她，故意气她似的，不依不饶地说：“我哥以前的女朋友可比你漂亮多了，人家长得漂亮，胸又大——”说完他停顿了一下，那双眼睛猥琐地在她身上上下下扫了一眼，“而且，人家家世也优越，父亲还是个官儿。哎，你家里做什么的？”

徐茂一边说，还一边探着头观察她的表情。

苏盏恍若未闻，不动声色地调大了水注，对着水池低垂着眼把池子里的碗又全洗了一遍。

碗盆乱叠一气，水花四溅，徐茂被溅了一身水，嗷嗷直叫唤：“哎哎哎——你把水关小点儿啊，跟你说话呢！”

苏盏瞥他一眼，没什么情绪地说：“要不你出去待着吧，碍着我洗碗了。”

徐茂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。

临近傍晚，苏盏做了两菜一汤，端出去的时候，发现徐茂不在客厅，Byron孤独的背影趴在阳台上，她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直接冲进徐嘉衍的卧室。

果然，徐茂正坐在办公桌上，抱着双臂在研究那面墙。

一面墙，一扇橱窗，金牌，银牌，奖杯……满满当当的荣耀。徐茂正在窥探他的职业之路。苏盏能从徐茂的语气中感受到他对徐嘉衍满满的不屑，可眼神里又带着那么一点儿羡慕。

苏盏倚在门框上，用手指叩了叩门板，徐茂转过来，瞥她一眼，毫不在意地又转回去。

苏盏走进去，站到他身边，也学着他的样子盯着那面承载了无数电竞迷梦想的墙，她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：“羡慕吧？这么多荣耀。”

徐茂哼了声：“有什么用？吃青春饭而已，等他退役了，看他怎么办。”

苏盏笑，用一种十分惊讶的口气问他：“你知道国家成立了一支电子竞技的战队吗？”

徐茂摇头，他很少打游戏，也很少关注电竞圈的事儿，因为家里不允许，更因为家里出了一个徐嘉衍这样的，他父母就更不许他沾这些，觉得这些都是不务正业，家里那些三姑六婆怎么可能会接受这样一个遭人非议的行业。

在踏入这扇门之前，他都是这样想的，一个不务正业的行业有什么好骄傲的。

可当他看到这面墙的时候，心里还是震撼了一下。

那么多奖牌，那么多奖杯，满满一面墙外加一扇橱窗，这样看上去，好像挺酷的。

徐家三兄弟，老大徐国斌，老二徐国璋，徐茂的父亲便是老三徐国宏。老大、老二都是老师，在一所学校任教，老三是公务员，目前混出了点名堂，算不上多有地位权势，但比一般家庭的关系又复杂那么一点儿。徐茂记得，除了徐嘉衍，徐国斌还生了个儿子，后来出车祸死了，二老年龄大，一直没再生。

所以，家里的亲戚老爱拿他和徐嘉衍比较。

从小，徐嘉衍各方面都比他突出，不管是成绩还是样貌，每个看见他的人都“这小伙子俊啊，又聪明”，而说他，都是“小伙子可爱啊”。而徐嘉衍上手一样东西也特别快，还记得大伯有次从国外带回一积木，他还在研究呢，徐嘉衍三两下就拼好了，好像他的脑子转得比一般人都快点。

亲戚们从小就看好徐嘉衍，觉得他以后肯定能有大出息。

没想到他后来居然选择打游戏。

正面教材变反面。

反倒是他，不温不火，平平淡淡，重点大学毕业，一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，工作稳定，女朋友家境好，长得也漂亮，一切看上去都是顺风顺水，生活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愁绪。

直到刚刚看见这面墙。

他忽然开始好奇起徐嘉衍的生活了，有一帮能打游戏互相损骂的兄弟，有荣誉、奖杯，还能因为你，让国歌在别的国家响起……

这种感觉，好像挺奇妙的，挺热血的，挺燃烧的。

这么一比，他的生活尽显乏味和无趣，连快要谈婚论嫁、父母喜欢并且他也觉得不错的女朋友，跟苏盞对比起来，都显得不是那么有味道了。

而且，公务员又怎样？还不是得贷款买房子，每个月拿那么点儿工资还得还房贷，付个首付还是家里东拼西凑，工资都给女朋友拿走了，现在是穷得连条衩都买不起了，这趟来，就想跟徐嘉衍借点钱。

来之前他还盘算过，他要是有钱就多借点，没钱就算了。

但现在，他忽然心里没底了，来之前还觉得自己是个公务员，他不就是个打游戏的，一份正经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借点钱总不成问题。

苏盞见他表情有点迷离，继续说：“国家队邀请他退役之后去担任主教练，还有国内外一些顶尖的俱乐部都希望他退役后能加入，至于你担心的问题，一定不会发生。”

徐茂看了她一眼，虽然心里有了些异样，面上他仍旧不会承认徐嘉衍厉害。视线重新转回橱窗，他忽然被一个空着的位置吸引了：“那空着什么？”

“他最近在参加一个比赛，是一个刚刚回归的大赛，很早就停办了，如果他能拿下冠军，很可能是电竞圈首个大满贯。”

苏盞之前也注意到那个小空格了，她上网查了资料，看了一些网友的分析，才知道，NPI是国际大赛，很早之前就停办了，这次回归，也刚好是他的最后一届，加上那枚金牌，那他就是电竞圈首位大满贯得主。

这一听就很燃。

徐茂侧头看了一眼身边这姑娘，好奇道：“你也打游戏？”

苏盏笑着摇头：“不，我不打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我们是邻居，或者说，更早一点。”

徐茂好奇：“什么？”

这件事，苏盏谁都没说过，她自己也只是猜测而已。

“他打破过一个世界纪录你知道吗？”

徐茂当然不知道，他对徐嘉衍的了解仅限于父母之间的炫耀和亲戚之间的攀比，两兄弟感情不算坏，但更算不上好，只是大家都不愿意跟对方去交流。

苏盏从小就玩一种游戏——《俄罗斯方块》。

她其实在玩游戏上面挺有天赋的，就单单这个游戏，很多男生都玩不过她，PK几乎都是她赢。高三的时候，学习压力大，她几乎是用这个游戏来解压的，刷几道题就玩会儿这个游戏，当时最厉害的《俄罗斯方块》选手是一个日本人，当时的《俄罗斯方块》四十行竞速的世界纪录是20.12s。

结果不到两天就被一个叫Million的网友给刷新了，Million上传的是一段视频，视频中的男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手指修长干净，全程侧对着镜头，手速、操作都相当快。如果说就这样爱上一个男人太草率，但确实，她就是忘不了那个侧影、那双手。

Million说这是他一个朋友玩的四十行竞速，19.68s，完爆那个日本人，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闯进20s的选手。后来那个日本玩家心里不服，又奋起直追，并且给Million下了战书，要求跟他的朋友对刷世界纪录。

不过，Million一直没应战就是了。

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

那天在机场是意外。

她看见徐嘉衍从休息室的门外走进来，戴着口罩，手揉着头发的样子，忽然就想起那道身影了，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他。那段视频，她反反复复看了几百遍，绝对不会认错。而她当时的想法就是，就算是错的，也要先确认一番。

渐渐到现在，是与不是，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“所以，你暗恋我哥咯？”徐茂说。

苏盏点头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徐茂忽然有个想法：“那万一我哥不是那人怎么办呢？”

苏盏笑了笑，余光瞥到身后多了道身影，她转头看，一愣，惊喜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徐茂闻声也转过来。

徐嘉衍懒懒地靠着门框，目光正在他们俩之间扫，最后停在徐茂身上，不咸不淡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徐茂忙从桌上跳了下来，轻咳了一声，没说话。

苏盏走到他面前：“大明不是说你在外面吃，有商演活动？”

徐嘉衍垂着眼看她：“临时取消了。你做饭了吗？”

苏盏犹豫着点头：“做了，不多。”

他嗯了声，揉了揉她的头发：“随便吃点就行了。”随后指了指徐茂，“你跟我过来。”

两人上了二楼。苏盏进厨房，思考着要不要再弄一道菜，还是叫外卖算了，又想问问徐茂到底要不要吃，想想又算了，先把他算上吧。

徐嘉衍脱了外套，就穿着件单薄的队服，懒洋洋地靠着二楼的栏杆，把烟点燃，把打火机塞回兜里，问他：“找我什么事儿？”

徐茂绕了个弯子：“楼下那个是你女朋友啊？”

徐嘉衍弹了弹烟灰，淡淡地瞥他一眼：“嗯。”

徐茂笑了一下：“带回去给二伯见过没啊？”

徐嘉衍懒得跟他扯家常，不耐烦地道：“到底什么事儿？”

徐茂厚着脸皮说：“手机坏了，工资都给女朋友拿走了，手头紧，想换个手机。”

徐嘉衍早就料到了，这堂弟找他从来没别的事儿，只有借钱这一个事儿。他没看他，抽了口烟，淡淡问：“借多少？”

徐茂讪笑：“一万块吧，我下个月发了工资还你。”

这种话听听就算了，借出去的钱哪次见他还过？

徐嘉衍没跟他废话，直接把钱转给他，掐了烟，也不再理他，插着兜

下楼。

徐茂饭也没吃就走了，徐嘉衍也没管他，自顾自端着桌上的碗吃了起来。

一如既往的难吃，菜咸得要命，饭硬得要命。

苏盏自己都吃不下去了，吃到一半把菜端进去全倒了，碗筷往洗碗池里一扔。

徐嘉衍走进来，小姑娘背对着他站在洗碗池前发呆，背影全是难过。

他叹了口气，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，头附在她耳边，低声哄她：“这人啊，总是有软肋的，学不会做饭咱就不学了吧，别怀疑自己，嗯？”

苏盏问：“那你呢，你有软肋吗？”

徐嘉衍把下巴顶在她头上，蹭了蹭：“有啊。”

她仰头，试图看他的表情：“什么？”

徐嘉衍顺势低头，在她唇上啄了下：“你啊。”

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，徐嘉衍洗完澡，从抽屉里拉出游戏手柄，插好走回来，人又陷进沙发里，递了一个给她。苏盏一愣，没接。

徐嘉衍保持着动作，勾着嘴角笑了下，微微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。

苏盏接过。

徐嘉衍重新转回去，人靠在沙发上，切换了游戏模式，进入了《俄罗斯方块》四十行竞速模式。

所谓的四十行竞速模式就是计算最快消除四十行的时间。

显然，他刚刚在门外听见了苏盏跟徐茂的对话。

徐嘉衍把手柄丢一边，从茶几上拿了支烟含在嘴里，一边歪头点烟，一边对她说：“试试看。”

苏盏自己以前早就试过了，她的最快纪录也才21s。她摇摇头，把手柄放下：“我很菜的。”

徐嘉衍仰头靠在沙发上，烟雾在嘴里含了会儿，才对着天花板缓缓吐出：“你看过那个视频？”

“嗯，看了很多遍。”

“喜欢他？”

她不敢肯定地说一定是他，这个疑问在她心里已经很久，尽管在机

场那惊鸿一瞥，她心里有九成把握，但真正要对上答案的时候她忽然退却了，心里有点没底。她确实是因为那个视频喜欢上他的，她也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，就算那个视频里不是他，就当作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，现在身边的人是他不就行了。

于是，她鼓足了勇气问：“是你吗？那个纪录是你破的吗？”

“如果不是呢？你是不是很失望？”

其实都到了现在这一步，对她来说，是与不是，真的不重要了，是，固然欣喜，不是，又有什么关系。

徐嘉衍烟抽完，侧身按灭在烟灰缸里，捞起茶几上的手柄，人往前倾，手撑在大腿上，按下play键，冲她一偏头：“看着。”

那个视频苏盏观摩了几百次，每个小习惯，堆叠方式，她都十分清楚。

其实早就该确定了，之前两人玩《俄罗斯方块》的时候他就有个小习惯，最边上会留一个空格出来，用于补救。跟视频上一模一样。

这次时间又缩短了，18.91s。

苏盏惊呼：“你怎么不应战？”

徐嘉衍丢下手柄：“只要你肯花时间，纪录是永远在刷新的，而且那阵子忙，没什么时间。”

事实上，他自己的最快纪录是18.02s。

苏盏瞬间觉得自己的21s是手残，终于找到共同话题了，好像又多了一样东西可以崇拜他。

徐嘉衍靠在沙发上，揉揉她的头发：“你也是厉害，这都能认出来。”

苏盏得意：“我看人特别准，在机场看到你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你是他，直觉。”

徐嘉衍弯弯嘴角，点头道：“那你下回可别认错了。”

苏盏竖起三根手指，表忠心：“绝对不会！”

结果，第二天她就被狠狠打脸了。

两人去逛商场，苏盏买内衣，徐嘉衍在店外等她，苏盏还故意逗他，时不时拎起一两件时尚暴露的情趣内衣冲他晃。徐嘉衍瞪她，苏盏一点儿没怕，还挑了件系带的，用嘴型问他：喜欢吗？

这彻底把他惹怒了，徐嘉衍转身走了，到吸烟区抽烟去了。

等他抽完出来的时候，看见小姑娘蹦到一个穿着跟他差不多的及膝羽绒服的高瘦男生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还晃了晃手中的购物袋，笑着说：“我买好了。”

男生：“……”

他无语地走过去把人给拎回来。

下扶梯的时候，他冷嘲：“还说不会认错，昨晚才发的誓吧？”

苏盏撇嘴，把责任都怪到他身上：“谁让你走开了，那男生跟你那么像。”

徐嘉衍冷哼：“别找借口，哪里像了？”说完，一把钩住她的肩膀往自己怀里带，然后弯腰低头凑到她耳边，恶劣地笑着说了一句话。

苏盏顿时红了耳根，推他一把。

两人驱车回家，刚把车停在公寓楼下，徐嘉衍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他看着后视镜边倒车边对苏盏说：“帮我接一下电话。”

苏盏：“在哪儿？”

徐嘉衍：“这边兜里。”

苏盏手伸进去，拿出来，看了一眼：“是大明。”

徐嘉衍控着方向盘，嗯一声：“接吧。”

苏盏划开手机：“大明，徐嘉衍在开车。”

电话那头大明急疯了：“让他先靠边停停，这事儿十万火急。”

苏盏：“大明要你接。”

徐嘉衍皱了皱眉，单手控着方向盘打了半圈，另一只手接过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大明的声音透过话筒都能听出他的急切，都有些语无伦次了：“老大，你爸刚刚来基地了，没找到你，刚跟孟晨拿了你家的地址，估计已经往那儿赶了，应该快到了。之前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没人接，你不会还在睡吧？”

徐嘉衍刚刚把车停好，放松下来，靠在座椅上，懒懒地说：“他来就来呗，你激动什么？”

大明说：“我看他神情挺严肃的，而且你叔叔婶婶都来了。老大您赶紧想想这段时间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，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犯事儿？他都好几个月没回家了，能犯什么事儿？

“行了，我挂了。”

徐嘉衍刚把火熄了，就看见徐国璋从楼道里出来，朝他这边走来，身后还跟着他小叔和小婶。他不耐地皱皱眉，不是很想让她看见他家里这些乌七八糟的情况，转头对苏盏说了句：“你先上去？”

苏盏很想说不要，又看看徐嘉衍不容商量的神情，毕竟是人家的家事，现在还没过门呢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又顾及他那么点儿小面子，她还是听话地点点头。

两人同时下车，苏盏回头看一眼他，后者眼神冲她示意，让她赶紧上去。

两人关系再不好，毕竟是他父亲，而且这又是第一次见面，苏盏冲徐父一行人微微点头，笑了一下，这才走上去。

谁知道徐国璋根本没理她，几个健步冲上去提着徐嘉衍的衣领给按到车上。

徐嘉衍没防备，一米八几的大个给直接按车上去了，后背咚一声撞得他颈椎一阵麻，他一声没吭，皱着眉头垂眼看着矮自己一头的徐国璋。

苏盏蒙了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回头担心地看着徐嘉衍，发现他正侧着眼看向她这边，眼神坚定地让她离开。

直到那身影消失在公寓楼道口，徐嘉衍才把视线慢慢挪回到徐国璋身上，冷着脸讥讽道：“又要打我？”

徐国璋到底是没有下手，哼了声，松了手：“徐茂是不是找你了？”

徐嘉衍嘲讽地弯了下嘴角：“找了。”

徐国璋：“他跟你借钱了？”

徐嘉衍站得笔挺：“嗯。”

“你借给他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徐国璋咬牙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他了！”

徐嘉衍往车上靠，微微眯了眯眼，刚要说什么，小婶已经冲到他面前了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声嘶力竭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借给他钱啊！你不知道你害死他了啊！”

徐国璋面色铁青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他拿那笔钱去干吗了？”

啊？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徐茂赌博的事儿，他昨天从你这儿拿了钱，就去了地下赌场赌钱，结果刚好被打非的人抓了个正着，已经进了局子你知道吗？！现在单位要停他职！小米也要跟他分手！你小叔小婶断了他的经济来路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千万别借给他钱，你都当耳旁风的是吧？！”

苏盏贴着墙，躲在楼道背后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楼道里的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她却大气也不敢出，静静听着身后的对话，哦，不，更多的是指责。

她悄悄探着脑袋往外面看了一眼。

徐嘉衍高高的个头，就那么站在那儿，一言不发，脸色冷漠，看上去好像特别孤独。

而站在他对面，跟他对峙的，是他的父亲，还有他父亲的弟弟、弟媳。

他眼神侧了侧。

苏盏猛地回过身，心跳如擂鼓。

然后，她听见身后一句很冷淡且讥讽的声音：“是我让他去赌的吗？”

小婶一听就爹毛了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哽咽着道：“说实话，嘉衍，小婶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小时候那么乖巧，人人都夸你。茂茂那时整天跟我哭，说为什么谁都要拿他和堂哥比，他觉得自己比不过你，我就告诉他，凡事要多跟你学习。谁知道你后来走了邪路，走偏了。小婶也不怪你，大家都不怪你，你喜欢打游戏，你喜欢这种消沉的生活方式，家里的亲戚谁怪过你？好不容易，这么些年，茂茂大学毕业了，工作稳定了，女朋友也谈好了，一切都顺顺当当的，就昨天出了那档子事儿。你说说，你借给他这钱里，到底存了几分真心、几分坏心？不就是现在茂茂比你有出息了，不就是茂茂生活稳定了，你心里不舒服嘛！这些小婶都知道，攀比、炫耀，人之常情，为了照顾二哥的感受，走亲戚的时候小婶都尽量不提孩子的事儿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给家里添了多少麻烦？！”

楼道里的灯一明一灭，徐嘉衍知道苏盏没有走，她在听，他也不知道她到底能听清楚多少。

他有些无奈。

不承想，家里的这些破烂事儿，还是让她听了个正着。



第十四章

什么是喜欢，苏盏那刻体会到了，或许称爱还为时过早，但比喜欢要更浓烈一点。

如果可以，她或许会冲出去替他解释，她也很想，可她又想到，徐嘉衍不会喜欢的，不会喜欢她出现在他那么狼狈的时候。她尽力用自己的方式维护他那点小自尊。

苏盏靠在墙上，垂在侧的手紧握成拳，慢慢合上眼。

那场对话，苏盏没有听到最后，她也不忍心听下去，因为她怕控制不住自己。心是疼的，在没有任何人开口之前，她转身上了楼。

徐嘉衍大概十分钟后上来的。

开门的时候看到她，哑然，把车钥匙往玄关台子上一丢，低头去换拖鞋。

苏盏迎上去，冲他笑笑：“要吃东西吗？”

徐嘉衍穿好拖鞋，站直，揉了揉她的头：“不吃。”

说完，就往浴室走。

苏盏猛一下从背后抱住他的腰：“让我抱一下。”

徐嘉衍愣了下，叹了口气去摸她的手臂：“怎么了？”

苏盏脸贴着他的后背，被他握着手臂拎到面前。互相喜欢的人，其实

是心意相通的吧，虽然她不说，但他明白她的意思，遂将她拎起来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苏盏，我没事。”

她仰着脸，迅速踮起脚尖，在他唇上啄了一下：“我知道你没事，我就是想抱抱你。”

徐嘉衍看着她低低笑了下：“我还有事儿，你先睡？”

苏盏：“你忙你的，我去阳台上待一会儿。”

徐嘉衍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，直接拉着她进了卧室，然后指挥着让她坐到床上去，自己则把椅子拉过来，在她面前坐下，双手环在胸前：“抽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啊？”

他抬抬下巴：“什么时候学会的？”

苏盏手撑在床边：“大学？高中？”

徐嘉衍眉头锁得更紧：“因为什么？”

苏盏说：“不为什么，就是觉得烦，抽烟解压。”

徐嘉衍笑：“一小屁孩有什么好烦的？”

苏盏摇头，表示不认可：“也烦，烦心事儿可多了，从小我爸就把我保护得过于严实，跟别的小朋友都不太接触，没什么朋友，觉得大家都不爱跟我玩儿，心里烦，还有考试考不好心里也烦，多了……”

徐嘉衍：“你不是学霸吗？还有考不好的时候？”

苏盏：“学霸也有考砸的时候啊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既然聊到这儿了，你倒是跟我说说你念书时候的事儿呗。”

话题一下就跑偏了。

从审问变成了被审问，徐嘉衍仰靠在皮椅上，挑眉：“念书的什么事儿？”

“高中在哪儿念的啊，大学在哪儿念的啊，有没有女生喜欢你啊、递情书啊、倒追啊……”

徐嘉衍一派悠闲，了然地看着她：“重点是想问后面的？”

一针见血。

苏盏敷衍：“随便，你说说看呗。”

其实真没什么特殊的，但作为男朋友，徐嘉衍还是满足了她的好

奇心，娓娓道来：“高中市一中，普通大学，女生、情书、倒追，都有……”

他还真就回答了那几个问题。

苏盏瞪他：“说详细点儿啊。”

“我上学那段都在打游戏，哪管那么多。”

“那姜心蕊呢？”

啧啧，在这儿等着他呢。

徐嘉衍如实道来：“她追了我三年，从高三追到大二。她父亲是一中的校长，我爸看中她的那点儿关系，想让我跟她试试看。那阵为了缓和跟我爸的关系，我就答应她了。”

“没动过心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有些自嘲地笑笑：“是不是觉得我挺浑蛋的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——”

还不等他说完，苏盏直接扑过去亲他。

浑蛋又怎样，浑蛋她也要了。

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又滚到床上去了，苏盏只是想亲亲他，谁知道一下就被他带沟里去了，他身上好像有火，一下子将她全身都点燃了。

苏盏被扔上床，平躺着，身体软得不像话，眼含春水，看着他坐在她身上脱衣服，弯下腰去亲她，苏盏颤着身慢慢闭上眼睛，然后听见皮带松开的声音。

凌晨。

苏盏把徐嘉衍压在自己身上的手拿开，摸着黑从床上爬了出去，来到小阳台。她只穿了件睡衣，没穿外套，深夜的寒风还是有些刺骨，她忍不住搓了搓双臂，然后掏出电话，拨了出去。

她知道这个点谢希还没有睡，思索再三还是打给他。

电话接通得很快，似乎在等她一样：“宝贝儿，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
苏盏压低声音：“嗯。”

谢希在电话那头咯咯笑：“干吗呢？说话这么小声，莫不是刚从哪个男人的床上下来吧？”

苏盏没理他：“你不是人脉挺广的吗？”

“……怎么了？你有事儿求我？你求我还不如求陆总呢……你一句话，他保准给你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。”

苏盏保持耐心：“你帮不帮？”

谢希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掏掏耳朵：“你说，我听听看。”

苏盏把事情说了一遍。

谢希听完讶异了：“就这小破事儿？”

“嗯。”

那头，谢希哈哈大笑：“我说不是吧，苏小姐，你不至于吧，你瞅瞅你都混成什么样儿了？就这点儿破事儿还打电话给我，抓赌而已，关个几天就放出来了，停个职而已，又不是杀人放火，过几天就会恢复的，你担心个什么劲儿？”

苏盏抚额：“你好像没听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谢希：“啊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”

苏盏又重复了一遍。

这回谢希听明白了：“合着有仇啊，我人脉广手也没伸那么长啊，我得找人问问到底里头是什么情况，毕竟涉及赌资跟场所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苏盏准备挂电话，谢希忙说：“你还不准备回来啊？”

苏盏举着电话愣了下：“嗯。”

三天后，TED出发去北浔，参加第三站表演赛。

出发前一天，小婵来找徐嘉衍，态度倒是比那日缓和了许多：“嘉衍，那天小婵的态度不太好，说话的口气可能重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”

小婵这态度真是大反转，这二十几年都没见她这么好好跟谁说过话，但他现在一心只有比赛，家里的那些破事儿他根本不想沾边，遂不冷不淡